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周易字數

乾惕震恐

修辭立誠
上下繫終以

月幾望
文辭今古異

易防未然
履霜堅冰
邵子言剝復
始於
潛龍不見
括囊无咎

易〔元圻案〕宋鄭卨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

致福。〔元圻案〕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

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

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皆乎誠。誠修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宋〕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下〕子答筆墨豈修辭立作文之謂哉。設若益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心信進德之後而

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數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迂更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

厚齋語實
本於溫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

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失者也。防乎其陰。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懷惡於未萌。杜禍於未萌。〔楊龜山〕易說曰月週日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盛所以盛。邠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

无咎。〔元圻案〕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傳子曰邠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邠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數待時。鳳翔豈

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亡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呂成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邠原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元谷无咎。六四處危疑之地與

貞固為元之本

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實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忌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

固之說

元所案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固者固之基貞者元之本。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雖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潛龍閉關義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毀冰至，即女壯之戒。

元所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

堅冰女壯義

注子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子寶曰：陰在初六五月之時自姤來也。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始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終日乾乾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夕惕若厲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間訓云：今

以陰陽言日

霜降而樹葉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關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

意淮南子

意淮南子孫讀屬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何云以惕為息最為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宏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關靡耳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為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

異讀者

異讀者如張堯臣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為協方樸山云書有林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所案王弼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

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

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諸儒並以若為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

離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

亢龍潛龍

勿用義貫千
不同

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

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龍能與細細能與巨。龍能與高高能與下。吾

危之口。乘范睢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道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再夷。夷澤之

生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點於黃老則尚粗。又云。賈生潛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為之

○元折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睢。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澤相

秦數月。人或忌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澤書藝文志。儒者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十

老漢賈誼撰。漢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為五十八篇。深室通鑑答問曰。范睢鑒於穰侯。主者既衰。亟思變計。蔡澤估見

而不忍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官買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諱說。讓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睢謀也。澤

克踐其言。幾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歟。負而躡端。升而枝。彼穰侯。賈誼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

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宜非竟許蔡澤以知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

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金氏以賈生之言為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

罷兵。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鄆。陸范變。其語本此。元折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

狀。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祈死吳克勤。越夫差啟。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叙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

坤六五象昇
莽蠲武

干寶說坤五

屯利建侯

履分嚴威情
否泰以下濟
為義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昇莽蠲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

於神明无尤於四海

案干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

愚謂此說為長

元所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昇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蠲武氏

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昇莽是已何必以女蠲武氏當之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女蠲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字令升新蔡人平杜陵有功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致干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

覆晉郡縣之失也

何遜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

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所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昇有窮氏帝豈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鉞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爵尋昇不修民事而信寒浞泥殺昇襲有窮之號因昇之室生昇及豷使昇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又復禹之績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衡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奸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

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之為稽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經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遺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姚萇長為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

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元所案宋樓氏鑰政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

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其嚴而道則同勢其尊而情則通宋何坦西齋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陽浸勝
剛浸一長
臨將泰遯將
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

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

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元所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

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使頓挫他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奎晃公武讀書志引黃履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亦以為然宋李氏椿為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否姤繫泰繫
杞

繫於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於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元所案否三陰在下姤一陰初生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

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猶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莖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臨初六傳旦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初筮原筮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元所案宋游氏辭易說蒙之初筮者數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

再思以
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元所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

童蒙童觀

虞翻曰艮為童蒙童觀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光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趨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容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辨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

案漢書楚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湯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

哀公五年左傳。鳴豫者歟。元所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也。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

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謙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

好。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異

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異。元所案宋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眾陰之中。而求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異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

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

得已而卑異。故致於頻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尚不至於亢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

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元所案小畜上九程

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威將敵也。不已則將威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中孚六四朱子本義

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元所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宣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元所案豫上六程傳。既

大蹇朋來
渙其羣

復解豫言朋

密雲不雨

甘節甘臨

舍車而徒
自求口實

碩果不食證
史

故蹇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原注秦言朋否言羣○元所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乎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信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所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

案慎作謹避李宗諱

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小雅巧言

故甘臨无攸利

元所案宋取氏南仲旦節

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來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

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元所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

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

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關按召平有三此必指謂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

也伏生下浮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為俗吏所窘其時甫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攷深寧序桃源世譜已有此數語○元所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開淮陰侯謀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量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十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十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關云召平有三一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為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號亡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虎牢城而鄭懼

（襄公二十九年）

西河失而魏威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

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顯柄臣掬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疆故

曰思患而豫防之

（全云）姜維中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所纂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

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顧祖而請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為齊南天險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北伐嚴狹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

朋來朋亡

陰陽闔闢終則有始

器象以卦命名

易支終始皆

九

易言天行有

人事

家人言物行恒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異義○元所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講卷二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泰朋亡所以保泰

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元所案擊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靈象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

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蠱謂之坎

釋器

大琴謂之離

釋樂

萬物之象無非易也○元所案闕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二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級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

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元所案死平不隤死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鼎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

處也子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元所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

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初即乾元
碩果生仁

易為君子謀
易中諸貞字
包承為小人
謀

乾坤言中庸
誠敬
乾坤於二言
仁義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案此仁為發生也）在冬為乾歸根也終而復始（元所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也仁則生矣此
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正蒙大易篇文）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

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正所以為小人謀○元所案正蒙大易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

雖又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左傳僖二十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即張子不為小人謀之意）論字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遇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貞凶貞厲貞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象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恒之六五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象不可貞為節過苦傷於貞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京言小人當否之時皆包承君子則吉）明章樞山樵曰易不為小人謀特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

邪存其誠坤言敬以直內

（元所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

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故也）馮氏椅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

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

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

致命遂志

何天之衢

魏相以易相繫於金柅

陽威陰生證
史潛龍知亢履
霜知戰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元所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此何安語見周易義海撮要

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威宦之萌不知繫於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

漢能陳闕睢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晁楨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方樸山云以魏

相與匡衡並論可云不膠者卓矣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同科魏相有得有失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元所案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即位徵相入大司農為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代為丞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奏之威宦蓋指諸霍玄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以闕睢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倖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饒而理萬物之宜云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楊龜山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使之勿行也詩召旻毛傳稱天柅也箋晁楨皆奄人也晁其官名也柅柅毀其

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

謂天風姤

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

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

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

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關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

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為物集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鶡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所案馬永御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道運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渡浙江仍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焚夷秦遂定海內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作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元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漢書李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恙發病忽忽不樂久之宣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為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屬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案服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戚自鳳始○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之前二年也○宋李氏續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真國遣溫圖刺來貢名馬晉以太康元年平吳而前一年劉淵為左部帥張芸叟名舜民自號浮休居士又號打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墁錄詩文名畫墁錄○通攷載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內七八兩卷則柳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全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

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元所案東萊易說曰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逸齋詩補傳曰兔狡而難取雉介

而易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君子不樂其生自比於雉也

易象升鼎頤

飛鳥
王輔嗣忘象說

伏羲十言之教

易緯言正本

毫釐千里
漢上易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

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元所案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

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宋王氏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獨注獨行然本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雖獨不能削去其象也獨之言已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獨亦自知其不可而撰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為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為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宋郭氏雍傳家易說

自序曰易之為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求有忘象而知易者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漢王肅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

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

全云漢上先生朱震以為鄭康

成之語。

漢上易傳引之謂是鄭六藝論之文羅泌路史後紀注亦云

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

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何云差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於童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即經解亦非袁平以後書也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穆公趙簡子紀夢二冊此始也降至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緯書惟孔安國毛公

王瓚諸人以為妖妄然則美至袁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星尚無纖緯不知此係秘學不在羣書之列。元所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為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云云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說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為一言三字以上為一句大戴禮禮察篇保傳篇小戴記經解費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房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談差以千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復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

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

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

泰包荒謂荒讀

為康虛也大畜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

鄭注互作牙

大過枯楊生美謂枯音姑无姑山榆

鄭注美木更生

謂山榆之實

晉錫馬蕃庶讀為蕃通謂蕃通禽也

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管子修靡篇云六畜逸育五穀遞熟則蕃通猶蕃育也

解

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

關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

解謂圻呼皮曰甲根曰宅

見文選蜀都賦注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宅

與圻相似故誤作圻馬鄭皆從古文非改圻為宅也

困剝則當為倪伢

釋文荀王肅本剝則作倪伢云不安貌鄭云當為倪伢

萃一握為笑握

讀為夫三為屋之屋

此條當在困剝則之前夫三為屋周禮小司徒攷夫屋註文

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

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

以上俱見釋文

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所

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輯鄭注中其厚齋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屯屯君子以經綸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擊蒙鄭作擊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視履考祥晁氏會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日中則昃昃作昃見公羊疏麗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云底幾也說卦震為龍龍讀為虜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翼為繩直為工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為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先家女行賃收繫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虛也大雅召是戎居園卒荒箋云荒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為康

書序

漢孔安國作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

之刑索空也空設之

金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為周禮蓋亦類此

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

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

全玉八索亦未必是八體

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八卦之說為八索

〔元〕所案〔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設之九邱邱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遂書得十餘篇遺並盡未立於學官〔賈逵〕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秦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鄉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章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曜注云史為晉諱改之

伏義文王周公作易

孔子十翼為傳

作繫辭二說文辭多文王後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案〕見表首論卦辭文辭誰作朱子〔本〕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

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

〔繫〕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文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鍊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

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曰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為驗文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文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

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以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

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文辭周公馬融陸續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

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白為卷總曰繫辭分為上下二篇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

本義從之漢儒林傳鈔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何〕云揚子雲解

易著商周事
存乎其人
阮天隱易筌

文王箕子
用晦而明

連山歸藏

孔子卜卦得
賁

難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象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元所案。宋吳氏郡齋讀書志。一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為本。宋諸說附益之。又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李經論語爾雅老莊頤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

案朱竹垞經義考引阮逸說舉作主

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雷

震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

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

見漢上易繫辭傳上

朱文公

語錄

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文。

全云解存乎其人句。頗附會。○元所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易筌六卷。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隱撰。易筌今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叢海撮要卷六五。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

之季世。

全云用晦所以明道。微有語疵。易為小人藉口。○元所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未詳所據。

元所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

平問為郎。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并言夏易詳而商易簡。為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

賁又何好乎。

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

何云。何用曼引。○元所案。此條紀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

卦而數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數之。蓋一事而傳之者異。